



逆境中的 毛泽东

红都
风云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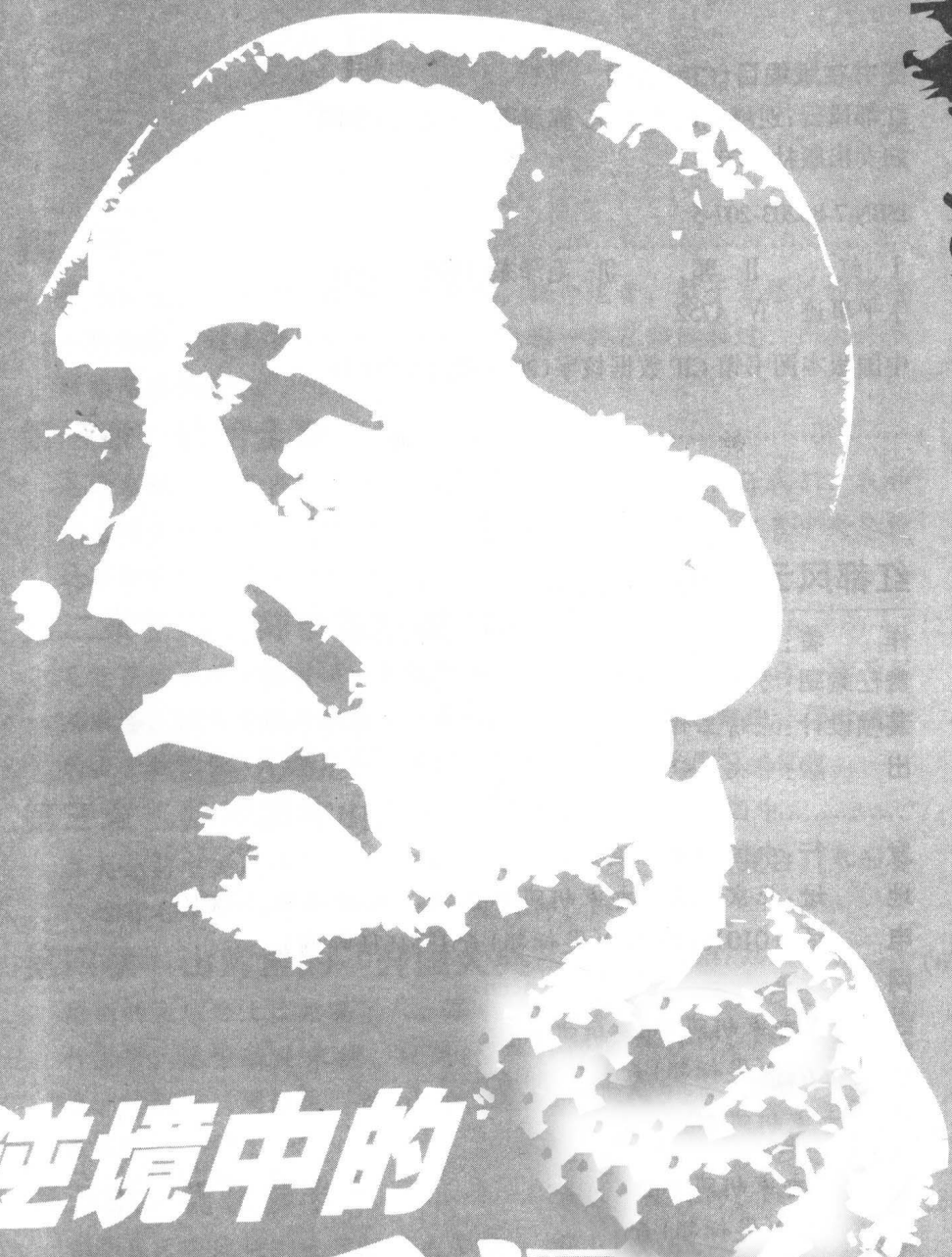
沁园春·长沙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国妇女出版社

红都风云



逆境中的

郭晨★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毛泽东

中国妇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都风云:逆境中的毛泽东/郭晨著. —北京:中国
妇女出版社,2005

ISBN 7-80203-207-5

I. 红... II. 郭... III. 毛泽东(1893~1976) -
生平事迹 IV. A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4433 号

红都风云:逆境中的毛泽东

作 者:郭晨/著

责任编辑:万立正 李庆田

装帧设计:点睛工作室

出 版: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

发 行:中国妇女出版社发行

地 址: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甲 24 号 邮政编码:100010

电 话:(010)65133160(发行部) 65133161(邮购)

网 址:www.womenbooks.com.cn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730×1040 1/16

印 张:36

字 数:8400 千字

版 次: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203-207-5

定 价:6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本书有印装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楔子

人的思维和联想是跳跃式的，尤其在喜庆的时刻。1949年，天安门举行开国大典的时候，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迈上天安门城楼的台阶，朝城楼攀去。奇怪的是，他们忽然想起了18年前在江西山沟瑞金的岁月。

走在前头的毛泽东转头问朱德，朱老总，共和国这一步是从哪迈开的呀？

朱德回答说：江西瑞金呀，18年前就号称红色首都嘛！

头顶的阳光明亮得耀眼眩目。毛泽东抬头望了眼天，悠悠地说，是啊，我们在那个山沟里也成立过一个共和国，名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朱德说，也是你宣布成立的，你当了三年中央政府主席呢！

临时的，临时的。岁月悠远，浮想联翩，毛泽东感慨道，历史有许多的巧合哩。

周恩来说，也是历史的必然嘛。

登上城楼，接受万人欢呼的毛泽东，抚今追昔，脑子里悠远的思绪不绝如缕，过去岁月的一幕幕像过电影一样在脑际拉过，产生许多联想与感慨。他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室的时候，又重拾这个话题。

毛泽东从口袋取出一枝烟，点燃，幽远地说，我在中央苏区过了三年的小媳妇日子哩，朱老总、周总理都知道的嘛。

朱德憨厚地说，你也是在那段时间里当的共和国主席呢！

毛泽东笑说，哦，一块巴掌大地方的主席。别看地方小，可也折腾得蛮厉害哟。

周恩来说，正因为经过了那番酸甜苦辣的斗争风雨，才打出了一个新中国，锻炼了执政的党和政府的班底。

毛泽东说，可不是，我站在天安门城楼左右一望，嗨，“开国元勋”们，几乎都在那块巴掌大的地方搞过，那个时代锻炼人啊！

在那块巴掌大的地方的确折腾得凶，那个时代也的确锻炼人。

那是一段错综复杂、风云际合、连血带泪的历史，曾经龙腾虎跃，风云变色，竟在山沟里诞生和葬送过一个“共和国”，短暂而辉煌。不能以成败论英雄，也不能以成败论历史，她的价值绝不是以成败能衡量的，她的底蕴要远远超过她的生命和存在的时间长短。

掌握着全国政权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感慨万千谈到的那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还不是个完全的国家，但她在20世纪30年代的江西山沟里确实崛起过，他们就是创始人。她标志着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上，劳苦工农大众第一次成为国家的主人。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县叶坪村举行，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选举毛泽东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与蒋介石

石白色政权对峙的、全心全意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全国性红色政权宣告诞生，她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工农政权载入史册。瑞金宣布改名为瑞京，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红色首都，并在这里举行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具有民俗风味的“开国大典”。

这个小“开国大典”是1949年天安门大“开国大典”的缩影与预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也是18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摇篮。

1931年在瑞金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共历史上最为复杂最为艰难的一页，是血雨中耸立的一座丰碑。她虽然是不完全的国家政权，推行的政策也受“左”的干扰很严重，存在时间也不长，但她毕竟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管理国家的一次大胆尝试，是中国共产党人学习“执政为民”艺术的学校。

山沟里诞生和活跃着一个领袖群，而这个领袖群是以毛泽东为代表，可毛泽东在那个时候又受排挤，身处逆境，这就显示了这个宏大题材的魅力和底蕴。

处于逆境中的毛泽东的生存状态怎样和怎样发挥作用的？在老百姓中的毛泽东是怎么个样子？未成为领袖之前在磨炼中走向领袖地位的毛泽东的性格特征和人格魅力到底在哪里？如今人们十分生疏的苏维埃政权和中央苏区人民，在特殊环境中的生存状态又是怎样的？这正是此书要开掘和回答的问题。

目 录

楔 子 (1)

登上城楼，接受万人欢呼的毛泽东，抚今追昔，脑子里悠远的思绪不绝如缕，过去岁月的一幕幕像过电影一样在脑际拉过，产生许多联想与感慨。

第一章 收拾金瓯一片 (1)

毛泽东说，如果当时没有你和稼祥同志赞助我们，信任我们，我和朱总司令那是相当困难的。你们是“中美大臣”嘛，代表中央来传达贯彻六届四中全会精神的。

第二章 风云际会瑞金城 (27)

毛泽东进入瑞金的时候，虽然担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但由于红一方面军前委被撤销，红军总部已改组，得心应手的班子被拆散，毛泽东中央苏区一把手的权力几乎已经被架空。

第三章 共和国在山沟里筹建 (43)

在大会前中央局开了一次小会，对毛泽东进行了突然袭击。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项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

第四章 山沟里的“开国大典” (67)

简陋的主席台上已站满了人，居中的是项英，他是今天的主席团执行主席，他旁边是朱德、任弼时、王稼祥、邓发、彭德怀、张鼎丞、叶剑英、周以栗、曾山、陈正人。毛泽东站得稍远些，显得有点孤独。

第五章 喜忧参半 (85)

毛泽东无奈地说，也只好叫主席喽。中革军委成立后，红一方面军领导机构即撤销。原红一方面军所属各部队直接归中革军委领导指挥。我没有军职了，就不能叫我总政委了。

第六章 红区盛景 (101)

毛泽东对周恩来心存一份感激，说，恩来同志，那时立三要我和朱德离开四军，是你代表中央写的九月来信，巩固了红军，召开了“古田会议”，才有今天呀！

第七章 “修炼” 东山寺 (127)

毛泽东无可奈何地说，原以为来人多力量大，现在看来，中央的同志来得越多，意见分歧就越大。他们来自城市，走惯了马路；我们在山沟转，走惯了山路，很难谈得拢。

第八章 敲响反腐警钟 (149)

何叔衡停下笔说，这才刚开始呢，以后要在主要机关和街道路口都设置控告箱，你们说要多少箱子呀？毛主席说得对，有了政权，就会产生官僚，产生特权，产生腐败。

第九章 请出“菩萨” (163)

毛泽东看完“训令”，“哼”了一声，哭笑不得。原以为把他当“菩萨”请下来指挥红军的，没想到等待的是“致命打击”。不过，让他随军他还是高兴的，他也能猜出这是老“伙计”朱德不露声色安排的一着棋，也证明周恩来也需要他随军指导。

第十章 邓小平又开新局面 (187)

邓小平坦然地说，我基本上是按照毛泽东主席的做法搞的，将分田重点放在清查豪绅地主隐瞒的土地上，凡是查出的豪绅地主的土地，都要重新分配给贫苦农民。还有就是坚决执行“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限制富农”的政策。

第十一章 失军职主席却随军 (201)

张闻天此文，在批判毛泽东的同时，也点名批评了“中央职工部的仲麓同志”在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观点”。“仲麓”是谁？刘少奇的化名。

第十二章 军职得而又失 (237)

大多数同志认为毛同志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最后是通过恩来同志第一种意见，但最后批准毛同志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第十三章 长汀“赋闲” (265)

从长汀“召回”毛泽东的前提是他必须公开承认错误，与“进攻路线”的拥护者们站在一起。如果毛泽东不承认错误又让他回来工作，势必削弱进攻路线拥护者们的领导地位。可毛泽东岂肯将正确说成错误？

第十四章 雄风余韵 (287)

还没有整理好观感的毛泽东，玩笑似的说，真像有的同志讲的，博古同志是中央可爱的小伙子，他瞪大眼睛讲起“进攻！进攻！”来，好像就要朝我开炮似的，吓得我赶紧溜了。

第十五章 “罗明路线”与“邓毛谢古” (313)

罗明现在自己也琢磨出来了，他的意见书错不到哪里去，问题出在他称毛泽东为“最好的领袖”，而且把毛泽东和斯大林相提并论。这把博古气得火冒三丈，决定拿他当典型“杀鸡儆猴”。

第十六章 红井作证 (339)

苏维埃我不认识，我就认识你！罗辑凑近毛泽东说，主席，我在农村到处转，发现下面有些“苏维埃先生”蛮操蛋咧！

第十七章 红色包公 (357)

毛泽东怒冲冲地说，叫马崽来见我！

刘启发回答，是！正要出屋，毛泽东想想又说，让保卫局先把他铐起来，然后押来见我！贸易站也封了！

第十八章 灯下有黑影 (379)

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已经在瑞金县政府“摸”了一阵了，他是毛泽东派来的。经过几天了解，谢胡子听到一些老表反映瑞金县某些干部利用职权侵占群众利益，贪污浪费现象蛮严重，就决定蹲下来好好摸一摸。再摸下去，这个平时没有脾气的老头竟然发了火。

第十九章 炼石补天（上） (393)

陈云、刘少奇、洛甫的几篇文章，在中央苏区吹响了在经济领域反极“左”的号角，策应了毛泽东的政府工作，意义深远。在他们的推动下，临时中央政府对原《劳动法》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废除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过“左”条款。

第二十章 炼石补天（下） (405)

毛泽东气愤地说，乱弹琴！现在的苏区农民负担这样重，他们有什么钱交税，这不是逼他们造反吗？不能搞！你搞的是经济，要照经济规律办事，少听理论家瞎吵吵。竭泽而渔的蠢事绝对不能干！

第二十一章 主席“查田” (439)

项英发表感想，我与老毛共事时间比较长，时和时斗，他是能抓大事的，也有自己的一套，很固执啊。

博古挺有信心地说，不怕，我们背后有共产国际嘛！

第二十二章 雪上又落霜 (467)

毛泽东的自尊心很强，就他的个性来说，他能主动向李德伸出善意和友好的手，已经勉为其难。而李德的狭隘、偏见和孤傲，特别是第二次很不礼貌地让他吃闭门羹，深深地刺激了毛泽东。

第二十三章 关门拒友 (481)

毛泽东问，为什么不考虑我与彭德怀的建议呢？

博古批评道，你们这个建议是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

那纸上谈兵，坐失良机，是什么主义呢？毛泽东愤然说，此计不用，将后悔莫及哟！

第二十四章 高寒吹暖意 (491)

“毛泽东能抓大事，这么大的人物来，谁保险？”共产国际也致电中共中央，明确表示中央苏区离不开毛泽东，不同意毛、周去莫斯科“养病”。博古只好作罢。

第二十五章 风景这边独好 (505)

毛泽东说，他们建议我去莫斯科休养。我拒绝了。我不离开苏区，不离开中国！

贺子珍说，对，哪儿也不去，就在瑞金休养。

第二十六章 云石寺缘 (525)

博古听后心中很不舒服，不悦地打断了他的话，关于红军下一步的行动问题，我和李德同志已有了个意见，准备同你商量后执行，毛泽东嘛，他就喜欢提建议，以后再说吧。

第二十七章 去留心事都嫌重 (551)

陈胜称王之后，他家乡的父老去找他，因为殿上叫了他的小名，陈胜王恼羞成怒杀了他的头。老毛，要是你以后当了“皇帝”，管理天下，我该怎么称呼你呢？

尾 声 (563)

第一章 收拾金瓯一片

1

成功取得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后，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不多的人马撤到兴国东固的一个村庄休整。

饥饿的红军战士们在引火做饭，一缕缕炊烟在暮色中升腾、飘散，化入浓浓的夜空。

一股浓浓的腥味也在升腾、飘散，令人闻着恶心。附近房屋全被反动派军队烧光，部队买不到蔬菜、猪肉，整个方面军的晚餐都是清水煮马肉。

这是这场战斗的醒目缴获，也是战后的最佳享受。一仗下来，坡上坡下到处躺着打死打伤的骡、马、驴。它们的肉足够红军总部直属队饱餐，但是没有盐，没有佐料。腥味去不掉，美味不出来，马皮上的毛也刮不干净。

然而红军士兵们却吃得津津有味，他们饿着肚子打了几天仗，实在是累了、饿了，饥不择食，见什么都往肚子里塞。

朱德、毛泽东也每人分到一碗马肉，朱德吃了半碗就放下了；毛泽东咬了一小块也不再问津。他望着聚拢的暮霭，担心地说，贺子珍、曾碧漪掉队了，不知她们现在是死是活。

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和总前委秘书长古柏的夫人曾碧漪，都给前委书记毛泽东当机要秘书，她们是在前两天兴国高兴圩战斗的结尾时掉队失踪的。

高兴圩战斗，是第三次反“围剿”的一次决战，打得有些令人不十分高兴。双方都投入了主力，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争夺。谁要占领一道峡谷，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双方的伤亡都很大，最后只打了个平手。毛泽东和朱德亲自指挥这个战役，他们把红军总部设在高兴圩西面的山顶上，每发起一次冲锋，他们都亲自上去喊话，同志们，冲啊，打垮敌人！然后命令总部的司号员吹冲锋号助阵。

贺子珍和曾碧漪带着挑夫挑着文件箱，隐蔽在高兴圩的另一个小山头，一面观察战斗的进行，一面严防敌人的偷袭。她们用眼睛就可以看到毛泽东、朱德沉着指挥战斗的身影。

战斗打到第二天黄昏，拼死挣扎的敌人竟然出动飞机，不顾双方军队的胶着状态，在阵地上空狂轰滥炸起来，把炮弹投向对方也投向自己的士兵。贺子珍担心在西面山头指挥作战的毛泽东和朱德的安全，正引颈翘望，忽然发现一架敌机正向自己所在的山头俯冲下来。贺子珍赶忙招呼曾碧漪，飞机来了，快隐蔽！

可是，光秃秃的癞痢山头无处隐蔽。她们只好卧倒在一棵孤树下，孤树旁边恰

好有一个一人多高的土丘。她们刚趴下，四面八方就传来了“咣咣当当”的炸弹的爆炸声，一颗炸弹就在她们的附近爆炸了。爆炸声震耳欲聋，气浪把土丘都掀起来了，泥土铺天盖地落在她们的身上、头上，霎时把她们给掩埋了。她们失去了知觉。红军立即转移到方石岭布置战斗，来不及仔细打扫战场，也就没有发现她们。

半夜，阵阵凉风袭来，她们醒了过来，周围一片死寂。她们几乎同时从泥土里伸出头来，互相看了看，摸摸身上没有伤痕，高兴地 from 土堆里爬出来拥抱在一起。她们用手扒开土堆，发现文件箱完好无损，只是挑夫吓跑了。

贺子珍说，碧漪，部队不知到了哪里，我们挑上文件箱去找他们吧！

于是，两个人挑上装文件的铁皮箱，摸黑下山，跌跌撞撞去寻找红军总部。

身在东固山村的毛泽东不知此情，他显得很是悲伤，眼含着泪默坐着发愣。朱德与他相对默坐。

这时古柏走进来说，总政委……

毛泽东摆了摆手，站起身，走到桌边开始研墨，边研墨边说，我准备给她们写一副悼联。他口吻悲哀，让战友们没法接话。

为了立即脱离与国民党主力的接触，转向根据地的纵深地域，休养生息，扩充部队，进行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毛泽东、朱德连夜率领队伍撤到了兴国城岗白石村，几天没有好好休息，他们一到驻地就躺下了。

第二天黎明，刚起床的毛泽东正在院子里刷牙，披头散发的贺子珍、曾碧漪挑着铁皮箱跌跌撞撞走了进来，吓了他一跳。

贺子珍有气无力地说，哎，我们回来了！

是人回来了，还是鬼回来了？毛泽东又惊又喜诙谐地说，通讯员向我报告说，亲眼看到你们被炸弹炸死了，派去几拨人也不见你们的影子。我正准备给你们开追悼会呢。

说得在场的人都笑了。战争年代，死亡随时会降临到每一个人的头上，今日还是战友明天就成了新鬼。生呀死呀他们看得并不那么严重，反而成为他们之间开玩笑或表示关切的口头语。

贺子珍捣了毛泽东一拳，笑说，咒我们哪，我们不但人回来了，文件箱也平安回来了！

看你，就像个野人，走，到我们住处去洗洗！古柏把妻子拉走了。

人都走了，毛泽东在住处拥抱着贺子珍说，子珍，真玄呀！我还以为连你的尸骨都找不回来了。敌人要是认出是我老婆，还不拿你的头颅去领赏。

贺子珍笑了，说，我命大呀，阎王爷还不肯要我嘛。

毛泽东说，你休息一下，下一步就要在长汀建立国家，你可以少受流离颠簸之苦了。

饱受颠沛流离之苦的贺子珍觉得这是天方夜谭，叹气说，建立国家？只怕没有这样的命哟！

先休息吧！毛泽东刚把她抱起放在床上，贺子珍一挨木头做的硬枕头，就响起了呼噜。

毛泽东说的不是幻想，而是现实。根据他的“红色政权建设傍着武装斗争发展”的观念，打破敌军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后，红一方面军都乘胜占领了一些

地区，扩大了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赣西南、闽西继续扩大战果，先后占领了会昌、寻乌、广昌、上杭等县城，并在长汀、于都、武平等县普遍开展了工作，相继拔掉几百个地主武装长期盘踞的土围子炮楼，巩固了后方。这样，长期被分割的赣南和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了，这才有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根据地，也就是中央苏区。它的范围扩展到 28 个县境，总面积 5 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达 250 多万。鄂豫皖、湘鄂西、赣东北等革命根据地也都有了相当的规模，在国民党的白色版图上割据了好几块红色区域。

而毛泽东眼前想的是要乘胜利之威，将眼下的兴国县红遍，把那些反动势力盘踞的白色据点拔掉。他和古柏、谢唯俊迎着朝阳向田地里走去，他看见路旁沉甸甸已勾头的稻子便说，现在稻子快熟了，我们要赶快把田分完，农民拿到了一季稻子，情绪就稳定了，我们的队伍就站住了。

古柏说，分田的阻力很大，反反复复，有的农民分给他都不要。

毛泽东说，分田地首先要发动好群众，群众没有起来，分田地是假的，农民还会把打到的粮食送到地主家去。

谢唯俊说，是的，这类怪事不少，你白天分给他浮财，晚上他又送回给财主。

毛泽东说，不是不想要，是不敢要。农民世代代想的是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我们要巩固苏维埃政权，扩大工农武装，动员农民支援红军，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毛委员，毛委员！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喊叫着跑了过来。

毛泽东与走前的曾山握手说，曾山同志，你这位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好久不见了！

曾山说，毛委员，你在前线指挥作战，我也跟着队伍做支前工作，只是没有碰到面。

毛泽东问，我找你来是研究分田的事，你在支前的时候，在解放了的地区有没有分田？

曾山说，分了，问题不少。

毛泽东说，有问题就纠正，但首先要分起来。

曾山说，是的，不分田就没有苏维埃政权。你还记得吧？去年初，赣西南苏区所属 34 个县的土地革命，由原来的正确方向朝错误方向转变，导致了党内分裂，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各项工作都因此处在半生半死状态。我急得不行，是你来纠正的。

毛泽东当然记得。那是 1930 年初，赣西南苏区所属 34 个县的土地革命，竟由原来的正确方向朝着错误方向转变，这是前委书记毛泽东始料不及和深感震惊的。

在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的区域实行分田，是红四军前委仅次于打仗的中心工作。深谙中国国情的毛泽东，曾多次讲过，只有解决了土地问题，才能赢得农民，才能赢得革命胜利。自古以来，农民就有得到一块自己土地的强烈愿望，而自古以来分田就是最难的事，要分得公平分得匀就更难。中国的土地革命是项没有经验可以借鉴的开创性工作，导致了它的复杂和在实践中的曲折。毛泽东为此先后制定过四个《土地法》。

1928 年 3 月，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在湖南桂东沙田帮助农民进行分田试点，4 月以后井冈山根据地就全面分配了土地，12 月，他领导制定了中共历史上第一部土

地法——《井冈山土地法》。这个土地法规定将没收的土地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这是对的。但它也存在几个原则错误，一是主张没收一切土地而不只是没收地主土地；二是规定土地所有权属于政府，不属农民；三是禁止土地买卖。这样的规定，容易侵犯中农的利益。

1929年4月，他和朱德率领红四军进入赣南兴国，根据中共六大决议案，在总结《井冈山土地法》的基础上，制定了内容有所变更的《兴国土地法》，对土地没收对象这一条作了原则的改正，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土地”。

1929年7月，毛泽东在闽西蛟洋指导召开中共闽西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了“深入进行土地革命，是巩固根据地的最基本方针”。大会总结闽西土地斗争经验，通过《土地问题决议案》。这个决议案比井冈山和兴国的《土地法》又有新的发展。大会之后，闽西苏区处处呈现“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景象。

但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通过调查研究搞出的土地法，与共产国际及上海临时中央的土地改革政策有抵触，在三个根本问题上顶着牛，一是共产国际和上海临时中央主张“土地斗争的主要方式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而不没收一切土地”，而毛泽东主张“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土地，归工农兵代表会议所有，分配给农民耕种使用”；二是在分田的方法上，共产国际和上海临时中央主张“以劳动力为标准分配”，实行“共同生产，共同分配的共耕制”，而毛泽东主张“按人口平均分配”；三是在阶级政策上，共产国际和上海临时中央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对地主富农不给出路，实行肉体消灭政策，而毛泽东主张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但要给地主富农出路，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多少肥瘦调节政策。这就使“上面”与“下面”闹起矛盾来，好几年都拧着劲，也让毛泽东好几年戴着沉重的“富农路线”帽子，吃尽了苦头操碎了心。

赣西南土地革命发生混乱，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赣西南特委常委、党团书记李文林与江西省委巡视员江汉波，执行的是共产国际和上海临时中央的土地政策，“奉旨行事”，理直气壮；而赣西南特委常委、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执行的是毛泽东的土地政策，造成党内意见不一，各有歧见，各搞一套，使土地分配陷于倒退，扩红筹款、建立政权等各项工作都停顿下来，处在半生半死状态。

就在这关头，毛泽东、朱德带领红四军又从福建转回赣西南，曾山感到有了主心骨。一天黄昏，他邀毛泽东在吉安县陂头村的田坎路上散步。

毛泽东问，曾山同志，你与赣西南特委党团书记李文林和江西省委巡视员江汉波，在土地分配政策上到底有什么分歧？

曾山说，他们不赞同你和总前委，“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归工农兵代表会议所有，分配给农民使用”，而主张“土地斗争的主要方式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而不是没收一切土地”；他们也不赞成你的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政策，而主张按劳动力分配土地，提出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结果，农民哇哇叫，土地分配停顿了。

毛泽东惊讶说，噢？这么严重？

曾山说，他们的所言所行与总前委推行的方针，完全是方底圆盖，合不到一起。

毛泽东说，他们的主张是根据上海临时中央的土地革命意见来的，但是临时中央的意见不符合实际。以劳动力分配土地，只能对富农有利，他们不但有劳力还有

充分的农具和资本，而贫农虽有劳力，耕牛和生产资本很不充裕。从发展生产来说，按人口平分肯定比按劳力分配公平，我在闽西就是这样搞的。你看过《闽西土地法》吗？

曾山忧虑地说，看过，在这里行不通！现在各项工作都半生半死，一开会就吵架，怎么办呢？

毛泽东断然说，明天就召开红四军前委和红五军、红六军军委及赣西南特委联席会议，我来讲，我来纠正，我要提出“快分、平分”两个口号！

曾山望着毛泽东魁伟的身躯说，这就好了！赣西南党内争论不已，影响全局的分田方针，我看就要在前委书记你的手里得到解决。

在红四军前委与赣西南特委联席会议上，一开始吵得一塌糊涂，双方各执己见，执著一理，互不相让，互相给对方扣大帽子。

毛泽东平静地听着，胸膛中酝酿着风暴。待双方的意见听得差不多了，他就不客气了，站起来一开口就把李文林、江汉波那边的人镇住了。

他的话语和声调中蕴含着威慑力，我看赣西南党内有一种严重的危机，这就是地主富农充塞着各级党和苏维埃的指导机关，致使党的政策逐渐转向机会主义。这种情况须彻底改变。要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如此才能执行党的伟大的政治任务！

他激愤地说了一通，也冒出了一些偏激伤人的话语。李文林等家庭出身不怎么好的领导人听得心有余悸，不敢再争论了。毛泽东这才平静地说，现时民权革命阶段中，没收一切土地，废除一切债务，是实现消灭封建势力的最有力措施，广大群众也有这样的迫切要求。我们有的同志却做了群众的尾巴，许多地方被富农及机会主义利用，做了阻碍农民斗争的工具。当着阶级对垒的时候，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争取广大的群众。我们不论什么时候，都要喊出“快分、平分”的两个口号！

毛泽东响亮地提出“快分、平分”土地的口号，介绍推广了闽西苏区土地分配经验，主持通过了第四个土地法——《赣西南土地法》，平息了赣西南特委的激烈争论，短短的时间就将土地分配完了，赣西南出现了崭新的革命局势，形成了空前的高潮。1930年10月4日，红四军在十万武装工农的配合下，攻克敌军长期盘踞的赣西重镇吉安城，歼灭敌邓英师的主力。10月7日，在城区中山广场举行盛大祝捷会，毛泽东庄严宣告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曾山担任首届省苏政府主席。

那个轰轰烈烈的场面已经过去一年。如今，进入冷静思考的毛泽东、曾山一行继续向稻田深处走去。毛泽东指着稻禾说，同是稻田，长出来的稻子就不一样，有的好，有的孬，有的矮，有的高，有的丰硕，有的干瘪。

曾山说，没有播种的时候，肥田瘦田差别不明显。

毛泽东说，在你们那里通过的那个《赣西南土地法》，分田时注重一个“快”字，一个“平”字，但对土地的肥瘦忽略了，许多富农钻了空子，专门把瘦田、远田、山坑田甩出来，分给贫雇农，而将近田、肥田留给了自己，这就产生了激烈的“肥瘦之争”。

曾山说，是的，有些苏维埃干部也利用职权多占肥田，山田瘦田甩给了贫苦农民。

毛泽东说，我是后来在寻乌搞调查时，发现了这个肥瘦问题，下决心解决它，这才提出“抽肥补瘦”的原则。

那时，毛泽东、朱德决定在已经建立的寻乌革命根据地休整部队，扩大红军。毛泽东在寻乌县委书记古柏的陪同下，对县城的理发店、豆腐店、集市等商业部门做了初步了解，对城镇经济发展变化很有兴趣，于是决定对寻乌县城做一番彻底调查。古柏帮他物色了几十个参加座谈会的人选，用半个多月的时间开了十多个座谈会，写成了《寻乌调查》，印成小册子以下发全军。

有一晚，在就寝前，毛泽东向古柏道出了自己搞寻乌调查的最大心得，说中国有些人以为产业工人才是唯一的革命力量，只有这个阶级才革命，实在是把自己孤立起来的蠢人。只能说，他们在政治上幼稚得很。我们党内许多人在国外学会了背洋书，并没有真正懂得马列主义，但他们靠背洋书却可以在共产党内吓唬人。大家以为远道的和尚会念经，他们动辄搬出马列经典，迫人就范，我看此风不可长！

毛泽东真是独具眼光，看问题入木三分。他后来碰到的只会背洋书吓唬人的人越来越多，动不动就搬出马列经典迫人就范，甚至迫他就范，不可长的“此风”是越来越长。

曾山还就土地革命的话题说，你在闽西，又加了一条“抽多补少”。你今年2月，给江西省苏政府写了一封信，说过去已经分好的田，即算分定，得田的人即由他管所分的田，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以后一家的田，一家定业，生的不补，死的不退，租借买卖，由他自主。田中生产，除交土地税于政府外，均归农民所有。这就满足了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要求。

毛泽东说，这不是我的发明，是根据1931年2月8日苏区中央局《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的精神。这个精神有其他错误，但这一条是对的。分田的学问大呀，我们要在兴国摸透它。

东天的云霞同朝阳交相辉映，放射出灿烂的五彩光芒。绵江河畔已是“半江瑟瑟半江红”。远处的点点白帆，随波来往。早出的渔人唱起了动听渔歌。浅底串游的银翔鱼，纷纷跃出水面，发出欢快的“啪喇”响声，激起串串珠玉，漾起圈圈涟漪。

毛泽东双手叉腰，静静伫立在这朝霞薄雾轻笼着的河岸边，凝视着江面，手夹着纸烟定在嘴边，竟然忘了吸。他旁边站着曾山和古柏。

上海临时中央派来的“三人代表团”首席代表、中共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长任弼时走过来，他是从后方赶到白石村来的。毛泽东握住任弼时的手高兴地说，弼时同志，第三次反“围剿”取得了胜利，中央机关和红军总部从5月23日在宁都分手后，苏区中央局机关一直在后方活动，现在，两个领导机关又会合在一起了。

任弼时高兴地说，是啊，形势发展很快。我就是赶来祝贺反第三次“围剿”胜利的，同时跟你商量下一步的工作。

毛泽东注视着他，亲切地问，弼时，你来苏区有半年了吧？

任弼时回答说，半年多了。我是今年4月17日到黄陂的，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正赶上苏区中央局开扩大会议，研究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面对敌人的强大攻势，当时红军主力是继续诱敌深入，在根据地消灭他们；还是不打，开步走，退却转移，甚至转移到四川去，路上走到什么地方碰到一个“萝卜”（零散敌人）就削它一下。两种主张争论得很激烈。

争论什么呢？当时，进攻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步步逼近，分四路向广昌、石城、宁都一带“分进合击”，寻找红军主力决战，企图以“剿共”的军事胜利，为蒋介石5月5日在南京召开的“国民会议”增加政治资本。面对四倍于我的敌人，红军如何战胜它呢？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中央局和总前委内部对战略方针展开了激烈争论。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上海中央的训令，会上有人主张“分兵退敌”，必要时撤退到四川去建立新的根据地。毛泽东、朱德认为，敌人虽众，但并非蒋的嫡系，第五路军王金钰部、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部新从河南及鲁南入赣，军心恐惧；而红军自粉碎第一次“围剿”后，养精蓄锐四个月，以逸待劳，军民协同，完全可以战胜敌人。经过争论，最后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中央局最后做出了坚决进攻，在苏区内消灭敌人的决策。

回忆及此，毛泽东说，你和王稼祥、顾作霖同志来得及时啊。要是没有你和稼祥赞助我和朱老总，反对“削萝卜”的主张就不会那样顺利。

任弼时笑说，嗯，当时主张“削萝卜”的人很多，连项英同志都坚持“削萝卜”。

毛泽东拉着他的手往前走，说，我和朱老总反对“削萝卜”，主张跟敌人打，不走，钻到敌人中间去，寻找敌人的弱点，打击敌人。主张“削萝卜”的人反对我们，说我们的办法是“钻牛角”。

任弼时说，结果“牛角”还是钻通了，这才有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毛泽东说，如果当时没有你和稼祥同志赞助我们，信任我们，我和朱总司令那是相当困难的。你们是“钦差大臣”嘛，代表中央来传达贯彻六中全会精神的。

任弼时说，还是你和朱总司令指挥得好。当时我跟你见面的时候就说，我深感担子很重，一来，我长期在白区做城市工作，对农村工作特别是军事斗争没有实际经验；二来，苏区工作复杂，转变路线必然面临许多旧的和新的问题。

毛泽东说，我当时也跟你说过，没有生而知之，只有学而知之。

任弼时说，我代表苏区中央局向上海中央提议，由你接替项英同志，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上海中央已经批准了，泽东同志，你不能光指挥打仗，要主持中央局的全面工作了。

毛泽东说，这段时间在前线，我满脑子都是如何粉碎敌人“围剿”的事，苏区中央局的工作由你在后方主持，我没有怎么光顾，你看当务之急是什么？

任弼时说，上海中央要我们抓紧在福建长汀筹备成立苏维埃共和国，继续向敌人进攻，争取打下一两个中等城市或次要城市，你看什么时候出发？

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却提出了一个奇怪的问题，我看了半天了，有个问题不明白，你们说，水中的鱼要睡觉吗？

这看似简单而又怪怪的问题，司空见惯却没有琢磨过，让身边的任弼时、曾山、古柏面面相觑，不知怎样回答。他们干脆不回答，静立着等待回答。

毛泽东说出了自己的观察答案，鱼整天鼓着眼睛，又是在水中，很多人以为鱼是不睡觉的。其实，我看鱼也是要睡觉的，不睡觉它就会疲惫不堪，就没有精力寻觅食物，遇到天敌也跑不动。当然，在激流之中睡觉是不行的，它得找个缓水处。可在缓水处它也得动，要不停地划动鱼鳍，时升时沉，时前时后，还得小心提防外

来袭击。否则，就会像死鱼一样翻过来漂浮在水面上，就会被天敌吃掉。他说着说就点题了，你们看，这鱼不是有动也有静，动中有静，静中也有动吗？

曾山、古柏一听，点头称是，佩服毛泽东的观察和思考。任弼时却在思索，他知道毛泽东不是说闲话，而是冲着他的话来的。

毛泽东继续点拨大家说，鱼不能一天到晚游动，它要找个缓水处休息、睡觉。红军也不能一天到晚进攻，我们也得找一个“缓水处”来休养生息，养精蓄锐。我以为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就是“缓水处”，农村就是我们求发展的“缓水”。

曾山、古柏茅塞顿开，同声说，说得对，言之有理啊！任弼时微微点头，没有吭声。

毛泽东又继续发挥说，鱼休息时要划动鱼鳍，求平稳，防天敌。现在，我们在农村先静一下，但也不能一“睡”就不动，而是要乘胜利之威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和红色政权。只有这样，“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才能实现。

任弼时虽然觉得毛泽东的话有道理，但他是来贯彻中央的“进攻路线”的，是来督促和参与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因此他仍是催促赶快出发。

毛泽东明确说，我跟朱总司令商量了，要在兴国拔白点打土围子，筹粮筹款扩红，把各级苏维埃政权恢复和建立起来，把兴国这片金瓯收拾好，然后经瑞金去长汀。

任弼时听了说，可上海中央要求我们向国民党的城市进攻哩。

毛泽东委婉地说，进攻要有吃有穿有钱花，苏维埃共和国的屁股还得有个落座的地方，这都需要将白区据点和土围子扫除干净，经营一个“缓水处”以便军民休养生息，以求逐步推进。

任弼时说，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意思，是要尽快把苏维埃共和国的大厦盖起来。

毛泽东说，我在打地基呢！

任弼时说，好吧，明天兴国县召开团代会，我率领少共中央的同志去参加，顺便做点调查研究和扩红筹款工作。

毛泽东说，弼时同志，苏区中央局就几员大将，我和朱总司令着重打仗，王稼祥同志主持党报《战斗》，项英同志负责军委工作，筹备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和中央苏区党代会的重担子，就落在你的肩上了。

任弼时说，你放心，我会做好的。各苏区的代表已经选出，正准备集中哩。

他们四人朝总部驻地走去。此时，东天的云霞更加蔚然绚丽，随着农民的日出而作，田野也热闹起来。小牧童斜骑牛背，笛声悠悠，抒写早晨的意境。黄牛大口大口地卷吮着绿油油的草腥，悠闲地打着响鼻。稻草堆中散发的带霉味的特殊香味，沁人心脾。

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毛泽覃也随中央局机关到了白石，赶来看望哥哥，说，哥，你当了代理书记，我就不便兼任中央局的秘书长了，我还回永（丰）吉（安）泰（和）去当特委书记吧？否则不成了“毛氏宗祠”了？

毛泽东望着他笑说，你还记得前几年我敲你脑壳一下，你骂我共产党不是“毛氏宗祠”的话呀？还挺记仇的。你当苏区中央局秘书长又不是我调的，是项英同志